



5
—
0

迷情乱意

(德) 海因茨·康萨利克 著 群众出版社

意乱情迷

〔德〕 海因茨·康萨利克著

翁祥 晓枫 扬眉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093号

HEINZ G. KONSALIK
BITTERSÜSSES 7. JAHR

据联邦德国威廉·海涅出版社
1982年第12版译出

意乱情迷

〔德〕海因茨·康萨利克著

翁祥 晓枫 扬眉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62千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0764-9/I·233 定价：4.00元

印数：00001—14000 册

内 容 简 介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还是爱情之升华，众人各说不一，但其酸甜苦辣的滋味，恐皆有体会。白头偕老并非易事，“七年之痒”世人共知。在婚姻危险期，另寻新鲜感的欲望极易拆散家庭，但若处理得当，则会使夫妻相知愈深，爱意愈浓。本书讲的便是一对七年夫妻感情纠葛的动人故事。丈夫彼得事业有成，雄心正盛，妻子扎比内终日孤独，寂寞生怨，他们的婚姻面临考验。为了验证双方的感情，他们决定同时但分头去度婚后第七个年假。醋意浓重的妻子与妒火中烧的丈夫各自暗中请了私家侦探监视对方，却不料他们委托的竟是同一位朋友。于是，侦探、情人、骗子、律师纷纷登场，使本已复杂的情节又高潮迭起，一波三折，或令人捧腹，或为之动情。本书人物生动、感情真挚、格调清新、语言诙谐，是一部读来轻松愉悦、深得教益的佳作。

3A53112

第一章

故事是从彼得·萨赫尔事业取得成就开始的。

成就是美好的东西，它能使你在银行有大笔存款；使家里摆满东西；让你穿上在英国订做的西装，再配上一套缀有宝石的蓝貂皮斗篷；让你拥有闪闪发光的钻石，在莱茵河畔建造别墅；使你吸引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争相结你为友；使亲戚的数字不断增多，而暗中嫉妒你的人也多得甚至能排成一堵高墙。

所有这些，彼得·萨赫尔都得到了。他的那些极要好的朋友谈到他的阔气时说：“一个建筑师能挣这么多钱，真是太难以理解了！他设计的房屋并没使世界变样，他的构思也并不独特，他的主顾并不是大富翁，可是，

他却生活得像个土耳其高级军官那样豪华！”

一切都像是安排好了似的，金钱、成就、可爱的朋友。唯一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彼得的妻子扎比内·萨赫尔。每当大家兴奋地谈论彼得的成就时，她总是突然沉默不语。

“当然，”她经常这样不无伤感地说，“他做了很多事情，很多。”声音里流露出隐隐痛楚，让人听了不禁为她担心。

那些傍晚来访的客人们总是看到这样一个景象：扎比内独自一人坐在莱茵河畔别墅的楼顶平台上，呆呆地盯着劈啪作响的炉火，慢慢地饮着一杯甜红葡萄酒，脑海中似浮现着一位被魔法缠身的公主，正等待着来解救她的王子。

“彼得吗？真不巧，他在杜伊斯堡谈判呢。”她向来访的客人说道，或者是“彼得去布鲁塞尔了，他要建造一个住宅区”，或者是“彼得一星期后才回来，你们知道，人们想在哥本哈根建一个和平村。”

彼得总是不在，乘飞机、坐火车、开着他那辆高速赛车。有一次，他甚至是在一架直升飞机上发现了一块适宜建造平房式别墅的开阔地。

他如果在家待上几小时，那简直是扎比内的节日。可即使这样，他也总是躺在沙发上，读《建筑家报》或者《房地产信使报》，对由建筑机关重新绘过的建筑设计图大发脾气，或者津津有味地想着那些他在林荫道上见到的漂亮女人。

在决定命运的那天，他仍然躺在长沙发上，有滋有味地读着报上关于一个女影星风流艳事的报道。他根本没有听到扎比内在房间里把几只玻璃杯弄得嘎巴嘎巴直响，直到她忽

地大声咳嗽把他吓了一跳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今天不是在慕尼黑或阿斯科纳，而是在家里的长沙发上，他还有个妻子，此时因他在家而内心充满幸福。

躺在长沙发上的男人会碰到些束手无策的事情的。

彼得站起身来，现在他脑子里想的并不是什么棘手的事情，而是想为自己正直的行为辩护。他走到写字台前，倚着电话机，手里把弄着开信封用的小刀，皱起了眉头。

“你是否也觉得夜晚太长了？”他有些笨拙地问。

“我吗？”扎比内看着他，刚拿起的毛衣针又掉到怀里。她注意到彼得的裤子又得熨了，他自己看不到这些。

“是呀，最近我们之间可谈的很少。”

“可谈的很少？”彼得摇了摇头，“这么说太乏味了。应该是，我们的兴趣发生了分歧。我不想因为我的工作加重你的负担。我对家务事一窍不通，你对集邮毫无兴趣，帮你缠毛线我觉得很愚蠢，你一听古典音乐就打哈欠，去电影院呢，”他抬起一只手，一脸的不满，“或者去剧院？轻歌剧我觉得太平淡乏味了，而你一看《浮士德》就睡觉。”他抬起两只手，“我确实不知道，我俩还应该谈些什么。”

“很遗憾，”扎比内将毛活放在一边，“那些结婚20年的男人们到底是怎么过的？”

“他们或者有固定的朋友，或者是一群白痴。”

“太妙了！”扎比内转过身去，心中涌上一缕痛楚。她尖刻地说：“那你还有13年时间。”

“扎比内，别这样！”彼得放下开信封的小刀，“我知道，我现在这种样子让你感到无聊，但我们至少表面上应该维持和睦。”

他踱到写字台后面的大窗户前，把窗帘拉开些，望着房前的小花园和夜晚宁静的滨河大道。

萨赫尔家的房子在郊区，在莱茵河畔的林荫大道边上，莱茵河从杜塞尔多夫顺流而下，然后进入平坦的草原。别墅是白色的，平顶，窗户很大。从房前的小花园到河边只有几步，可以闻到河藻的气味。

白天，半沉在水中的驳船从莱茵河上缓缓驶过；夜晚，彼得和扎比内常坐在他们那支着彩色阳伞的阳台上，蒸汽船的汽笛声划破了夏夜的静谧，浪涛拍岸的声音一直能传到卧室里。

房子周围有个大花园，花园大得像座公园，一直延伸到大道边。园内有座小亭子，夏夜里，这里常举行各种聚会，从而得名“闲聊咖啡馆”。有时彼得搞一顶比较困难的设计，需要绝对安静时，也会到这里来。

平时这个大花园则是扎比内的天下。在这里她可以把爱献给鲜花。彼得整天忙于工作和约会，无暇也不太乐意照顾这些花。

彼得沉思地向窗外望去，夜色明朗，波光粼粼。

“我想，咱们下星期该去度假了。”彼得犹豫着说，手里摆弄着窗帘，将流苏拧成小香肠形状。“我们到哪儿过这几周呢？海边？山上？大都市？乡下？单独过？还是聚会？我无所谓，你可以选择一下，我只想换换环境。”

“我最喜欢大海。”

他当然无所谓，扎比内想。在世界各地到处乱跑一年之后，他只想换换环境！不论是大海、高山或是常年不化的冰山。反正他总是看不到她，这一年里他根本不曾惦记过她。

也许他会和她一起在沙丘中漫步，一起爬山，呆在旅馆或者去湖中划船，但是做这一切时，他总是一脸漠不关心的表情，好像远离一切，自己都不知道身在何处似的。然而，每次经过六个星期的休假返回家中，把照片洗出来（这是例行公事，因为它属于体面休假的一部分）插入相册，拿给好奇心强的亲朋好友看时，他们总是惊叹道：“噢，太美了！太精彩了！令人难忘的假日。”

然后相册就被随便扔到一个角落里，他会打着哈欠，好像比休假前更疲惫。

他们俩已经彼此疏远了，扎比内恐惧地想着。她又一次转向彼得，看到他的后背和夹杂着银丝的头发，心想，七年前，他曾经是个好丈夫，他会跳舞，可以一直跳到双脚酸痛；他会聊天，单单听到他说话的声音便会使人感到幸福。

可现在呢？扎比内倚着大书架，内心一片茫然。她怎么也想不通，在彼得身上还能看到些什么？难道只剩下一套精美的订做的西装，一种充满自信的举止，以向社会显示他们的婚姻何等幸福？睡觉前有时亲吻一下，而这亲吻好像只是在说：“你干得很好，谢谢你！”

对一匹马，人们可以抚摸着它的鼻孔，拍拍它的屁股，而妻子如果在晚饭后，在休息时，喝咖啡时或者随便什么时间，只要丈夫愿意，能得到一个亲吻，会比听到一声“谢谢”更感到满足。

然后她走进卧室，脱掉衣服，仔细端详着镜中的自己，自言自语道：“我还没有老到只能靠回忆生活的程度。”然后上床，一想到荒废的青春和美貌就感到悲伤，总想知道，一切为什么会是这样。

有时她也紧抱着枕头哭一会儿，把沾满泪水的脸深深地埋进去。“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彼得，我是爱你的。难道对你来说，七年的婚姻生活就象七年的监狱生活？或者是我做错了什么？那你该告诉我呀，彼得，难道要我走过去把你抱在怀里？说话呀，回答我的问题。”

所有这些，彼得是听不到的。出于一种说不清楚的畏怯，他们互相隐瞒着各自的心思和感情。清晨，从喝咖啡开始又见到对方，彬彬有礼而又呆板拘谨地尽着义务。

自从彼得在婚姻上也创造了“经济奇迹”时，伴随着金钱和成就，猜疑也进入了她的内心。

她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彼得去慕尼黑，他应允一到慕尼黑就给扎比内打电话，扎比内便等着，整整等了一上午和一下午，直到晚上11点，她打电话到彼得住的饭店去。彼得在房间里，当他接电话时，她听到房间里有个低低的、尖细的女人的声音。

“彼得！”扎比内喊道，“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工作、会谈搞得我脑袋嗡嗡直响。”

“你现在在哪儿？”

“在我房间里。好啦，我好不容易刚上床。”但是扎比内分明听到，房间里有个女人在低低地说话！她紧紧地抓住话筒，贴在耳朵上，屏住呼吸，内心无比痛苦。

“是谁？是谁在你房间里？”她疲惫地问。彼得的听起来很惊讶。

“房间里？”他笑了起来，“只是我一个人呀。”

“那个跟你窃窃私语的女人呢？”她冲着话筒喊道。

“这？这是收音机。晚安！”

他挂了电话。整整一夜，扎比内没有合眼。收音机，当然，也许是这样。她拿着广播电视节目报，仔细过着每个节目。那晚上有四个台是广播剧。可是，一个被会议搞得疲惫不堪的人还会在床上听广播剧吗？

早晨，扎比内哭了。她不相信彼得说的话。彼得从慕尼黑回来后，她也没再与他提起此事。从那天起她便开始怀疑彼得。他们之间产生了裂痕。也许一切都是幻觉和一种病态嫉妒的产物。虽然一切依旧，但扎比内开始认为她的婚姻不美满了。

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一年又一年。当彼得工作时，他变得几乎让人无法忍受。他不去吃饭，当扎比内敲门喊他吃饭时，他便隔着紧闭着的工作室的门，用令人不舒服的刺耳的声音喊：“安静！我在工作！”

下午3点，他才从房间里走出来，疲惫不堪，眼窝深陷，他饿了。

“让我把土豆热四次可不行！”扎比内狠狠地说。彼得便拿起帽子，开车进城去。他在一个小酒馆里吃饭，很晚才回家。他对扎比内说：“你不是个建筑家的妻子！你该找个当官的结婚，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按钟点生活！”三年来，扎比内几乎天天听他这么说。

有时她觉得实在无法忍受。她爱彼得，甚至比他们结婚时更爱他。带着猜疑和发疯般的嫉妒，她读着他为新别墅草图起的名字：莱奥诺蕾别墅、玛丽亚大厦、米利叶别墅、玛丽安娜别墅、吉泽拉乡间别墅……

这都是些女人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段经历。这些房子都是他为了回忆而建造的。

这种想法几乎要把扎比内弄疯了。也许毫无根据，私下她也承认，但他用女人的名字来命名他的创作，却激怒了她。用所有扎比内不认识的女人的名字，唯独“扎比内别墅”他至今还没有建造！这是最令她伤心的。

扎比内越来越觉得寂寞。彼得的成功同时也使扎比内更加孤独，他变成一个君主，而她则成为一个默默的、偶尔反抗一下的奴婢。他爱成功，却忘却了对扎比内的爱。她得到了奢侈，而在这优裕的生活中她觉得自己又像个孤儿。

很明显，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扎比内抬起头，向窗户走近了一步。

“彼得，”她轻声问，“你在想什么？”

“我？噢，什么也没想！”

他转过身来，睁大眼睛看着她。她在跟他说话，他很惊讶。她在问他的一些私事。她是否有些身体不适？也许此刻他对他和他的麻烦事真的感兴趣了？一丝悲哀的笑意浮现在他的嘴角上，很短暂。他继续想着，也许一会儿水壶响了或牛奶开了，然后一切都恢复如初。当初他是由于爱而与她结婚的。真的，她过去是，现在仍旧是很漂亮。她是个很好的妻子。她也许是无与伦比的，可是这七年的婚姻啊！它都到哪儿去了？它已经逝去，但他们却一直没意识到。他们变得互相陌生了。

应该承认，他的工作摧残了他。但是，谁如果不比竞争对手更迅速些，不比其他人显得更有能耐，而是坐等别人淘汰自己，在这紧张时代不像个紧张的猎人，谁就会像投进水中的石头，一沉到底。上午，为了那些让人难以理解的建设幻想与建筑机关争吵；下午，站在建筑物上寻找差错；晚

上，主顾来了，就得从无法实现的建筑美梦中清醒过来；夜里，站在工作台前，设计草图，然后又将之丢弃。

在这七年的婚姻生活中，彼得除了对富裕生活和名誉的卓有成效的追逐之外，还得到什么呢？也许只有一两个小时给了扎比内。

一日三餐，傍晚短短一小时的疲惫的聊天，他心不在焉，毫不理解地听着扎比内向他诉说每天的烦恼，嘴里吸着雪茄，时不时还说出几句让人听了不舒服的话，因为他白天神经过度紧张，像脱缰飞驰的野马一样。

有时扎比内在昏暗的壁炉角儿那里轻轻啜泣，她像只湿漉漉的小兔子卧在那儿，这使他既生气又无可奈何，最后他便吼叫起来。通常他总是嘴里咕哝着什么站起来，离开房间，把门重重地带上，走进他的工作室，抽上一支烟，喝杯白兰地。但他自己内心也很清楚，没有扎比内便不行。

是因为收音机那件事吧？在慕尼黑召开的重建部会议非常长，他返回饭店时已是精疲力竭了，马上上了床。正在这时扎比内打来了电话。此前他刚打开了收音机，想听点音乐轻松一下，可这个台是在播放一部广播剧。他正想换个台，电话响了，所以没来得及换台。扎比内对他喊道：“你房间里怎么有个女人？”他感到深深地受到了伤害，挂断了电话，久久未能入睡。

或者是因为电视那件事。从早到晚他一直在工作，为的是能维持莱茵河畔的这幢别墅，为了扎比内能无忧无虑地生活得一天比一天好。晚上，他喜欢看看电视，借此放松一下，尤其喜欢看歌剧或侦探片，而扎比内要么像受了委屈似地坐在沙发里，要么骂着去睡觉。“一整天也见不到你，可

到了晚上，我们有空聊聊天儿，你又总蹲在这破玩艺儿前！我恨不得把这个盒子砸了！你是个电视迷，如果我出去你也不会发现的！我对你来说无足轻重！我只不过是薪水很高的女仆。”

他往往一言不发，简直无法理解扎比内，她为什么不发慈悲，让他晚上舒舒服服看会儿电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啊！他不去俱乐部玩三人纸牌，也从不光顾台球俱乐部，他没有固定的聚餐朋友，而这些都是其他男人所拥有的，也是他们的妻子所必须忍受的。他一直陪伴在扎比内身边，每晚如此，难道她连电视也嫉妒吗？

“你得了一种病态嫉妒症！”有一次他气急了说了这句话，而这话让扎比内整整难过了三个星期。

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责备、嫉妒、对他的工作的不理解、争吵，有时只因为他对女仆笑了笑或者和她在葡萄酒窖里单独呆了10分钟，扎比内便和他大吵大闹；有时是因为他忘记了支付扎比内的帐单，或因为女仆在花园里弯腰干活，而他看到了她的裙子里面……与扎比内相处真是太可怕了。她从来没有发现过一件彼得不出错的事情，她相信自己看到了一切，并且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她是那么深深地爱他。

一晃七年了，天哪，回想起来，这些年似乎只是些胡思乱想。彼得达到了他的目标，他出了名，受到尊重，生活得很优裕，受人羡慕，但在他和扎比内之间却产生了一条鸿沟。他们隔着这条鸿沟对望、说话、冷淡、陌生，常常很固执，但他们仍相爱着。真是发疯！

彼得擦了擦眼睛，又回到现实中来，见扎比内仍站在他面前，黯淡的眼睛里除了疑问之外，还有一丝恐惧，好像怕

彼得发脾气。

“你为什么要问我？”他装作若无其事地问，“我怎么了？”

“你总是非常压抑。”扎比内心中很高兴，因为他毕竟答话了，“你有什么烦恼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扎比内恳切地望着他。彼得躲开了她的目光。他感到这目光很陌生，也不知如何回答这平静的提问。

“烦恼？不！也许我是过度劳累了，可能是这样，前段时间我干得太多了。国家终于批准了一大笔建筑贷款，三年的活儿，现在要在三个月内干完。”

“度假或许会对你有好处。”扎比内把家庭酒吧用具托过来，取出两只酒杯，斟上白兰地。“请吧，”她说，“咱们一起喝杯白兰地。”

彼得惊讶地接过酒杯，她让他喝白兰地，这是什么意思？怎么突然关心起他来了？他看到她手上那细细的金戒指。他的妻子，她确确实实是他的妻子。有时他的确忘记自己已经结婚了。她只属于这所房子。

扎比内坐在彼得对面，架起腿，薄薄的长筒丝袜在灯光下闪着光。彼得这才发现自己又重新注意起她了，内心感到很不安。

“彼得，”她声音中有一种严肃的果断。她向前微探了探身子，撩开额前的卷发。“彼得，我们结婚已经七年了。五年来我们就像不得不住在一个屋顶下的两个旅馆客人一样生活在一起。我相信，假如我出去旅行一周，你绝对不会发现。”

“我说扎比内，”他微微抗议道，但是显得很不自信。

“是啊，是啊！是这样，彼得，我知道，我们能够如此清醒地、理智地谈论我们之间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这就是个信号。我们不需要欺骗自己。再让我与你生活七年，我可受不了。也许你不以为然，也许我也有过错，也许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也许我们俩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也许我们向对方要求得太多了。现在我们要面对日常生活。以前是一种渴望，现在变成理所当然。以前的高潮，现在却变成了勉强。彼得，我们毁了我们自己。”

她所说的真令人不寒而栗。彼得感到像突然掉进冰水里。他用微微颤抖的手将酒杯又一次斟满白兰地，递给扎比内，双手紧捂着自己的那杯，好像要把这金灰色的饮料焐热。

“我有我的工作，”他慢慢地说，“我知道，我忽视了你，可是我们能因此就简单地说，我们不再理解对方了吗？也许休假会好些？”

“也许！又是一场试验！”扎比内使劲摇着头。“至今，我们的整个婚姻都是一场试验！以工作代替妻子！以生存代替爱情！不，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她递给彼得一张报纸。这是一份大版面的外国报纸。彼得迷惑地看着报纸，一口一口地喝着白兰地。

“看这儿！读一读！”扎比内说，“美国一位心理学家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当婚姻出现紧张或异常时，只有一种解决办法：或长或短地分开一段时间，到外面去，相互听不到对方的消息，为的是以后再重新聚在一起。重逢可以决定，他是否对其伴侣仍有内心的联系，重逢是否真的是一种喜悦和新的开端。”

“简直是发疯！”彼得说。

“也许是。但我却很倾向于这种想法。我也有这种思想。只有分离，一个人才能认识到另一个人的价值。只有到了棺材里，人们才能知道他都做错了什么。”

“我们还不想到那儿去。”彼得讥讽地说。他相信自己能够躲到讥讽里表达意思。“我愿意满足你的每个愿望，但不能为了修补我们的婚姻而去死，这未免太过份了。”

扎比内猛地将白兰地放在桌子上，酒杯发出响声。“他根本不重视我，”她痛苦地想，“七年来他一直没有重视过我。对他我只是一只小猫，他有兴致时才跟它玩。”

“要讽刺很容易，但要想领会内在思想却很难。”她生气地说，“反正我有这种想法，那个美国心理学家的办法对我们很合适。”

“我们？”他极为惊讶地盯着扎比内，“为什么合适？”

“我想提个建议：我们去度假，但是，分开度假。”

“噢，不！”

“请好好读读这篇文章。即使你对这些抱有嘲讽和主观的态度，你会发现，里面还是有些真实的东西的。”她大口地喝着白兰地，以增强勇气。她咳嗽了几声，仿佛嗓子里发烧。

“我们走吧，彼得！六个星期！结婚六年了，为了婚后每一个逝去的年华，这要求是合理的。我们不告诉对方自己要去哪里，也不让对方知道自己在哪儿。同一天启程，六星期后我们在这里相会，就在这阳台上。那将是决定今后整整一生的时刻。”